

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覽本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孟子集注卷三五

五

詳校官主事銜_臣徐以坤



孟子卷三

宋 朱子 集註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孟子道

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

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徃而不善發不中節

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
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世子自楚

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扶復

又反夫音扶○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
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
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
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成

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

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覲古覲反○成覲人姓名彼謂
聖賢也有爲者亦若是言人能

有爲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
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爲必不可師故誦周公之

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

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暋莫旬反眩音縣○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憤亂言滕

國雖小猶足爲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爲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

言信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

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

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鄒

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
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
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齊音資疏所居
反飭諸延反○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
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
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
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
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
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
斬衰緝之曰齊衰疏屨也屨布也飭麻也喪禮三
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然友

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

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

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

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

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歎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好為皆去聲復扶又反歎川悅反○不我

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歎歎也深墨甚黑色也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然友反命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

大悦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

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唯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問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啟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被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爲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孟子曰民事

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

百穀

絢音陶亟紀力反○民事謂農事詩幽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絢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

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民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

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

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音義並見前篇

是故賢君

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陽虎曰為

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

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

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

也助者藉也

徹勅列反藉子夜反○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

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人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同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爲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藉借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

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
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
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
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樂音洛
盼五禮

反從目從兮或音普覓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龍子
古賢人狼戾猶狼籍言多也糞壙也盈滿也盼恨視也
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
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
夫世祿

滕固行之矣

大音扶○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
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

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
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爲表裏所以使

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雨于付反○詩小雅大田之篇

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之故引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

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

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爲義校以教民爲義序以習射

爲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滕國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

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

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

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夫音扶○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

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討植之界

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魚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夫

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

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大音扶養去聲○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爲君子而仕者亦必

有爲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

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

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

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餘

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奉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

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死徒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

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

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

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養去聲別彼列反○此詳言井

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

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
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夫音扶○井地之法諸侯

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
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
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
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
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
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
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
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
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
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
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苗卹
患厚本抑未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

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有為

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

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

衣去聲捆音閻○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

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扱之欲其堅也以為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陳良之徒陳相與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

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

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

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

糲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

惡得賢

糲音癘飧音孫惡平聲○糲飧熟食也朝曰糲夕曰飧言當自炊爨以為食而魚治民事也厲

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

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

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

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甌爨以鐵耕

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衣去聲與平聲○釜所以煮甌所以炊爨

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

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

舍去聲○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甌之屬也陶爲甌者冶爲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

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

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

通義也

與平聲食音嗣○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

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爲哉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

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
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
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滄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
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
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淪音樂濟子
禮反深佗合

反○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
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
而散溢妄行也汜濫橫行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
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
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
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

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鈎盤曰馬津
淪亦疏通之意濟深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
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
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誤

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

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
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
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

耕乎

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並上聲勞來並去聲○言
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

化后稷官名棄爲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同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爲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命契之辭也

爲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

夫音扶易去聲○易

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

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爲易並去聲○分人以財小惠

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爲仁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

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

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

不用於耕耳

與去聲○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

闕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

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

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

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貢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

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反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昔者孔子沒

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

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

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

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

尚已

任平聲強上聲暴蒲木反鵠音杲○三年古者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冢上之

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擅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鵠鵠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今也南蠻馱舌之人

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馱亦作鵠

古後反○馱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

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

谷遷于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

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腐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

也。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

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

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

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賈音價下同。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

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粍之物皆不論精粗

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

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

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

惡能治國家

夫音扶 莛音師 又山綺 反比必二 反惡平 聲○倍一倍也 莛五倍也 什伯千萬皆倍

數也比次也 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 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 若大屨小屨同價 則人豈肯爲其大者哉 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 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爲其精者而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

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 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

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辟音璧 又音闢 ○墨者治墨 程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

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他日又求見孟子 孟子曰吾今

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

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

也不見之見音現○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

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爲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

匄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

夷子二本故也

夫音扶下同匄音蒲匄蒲北反○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

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已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適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

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蓋上

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

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薰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蚋音泚嘬楚怪反泚此禮

反睨音詣爲去聲薰力追反裡力知反○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蠅姑也嘬攢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爲心之甚也非爲人泚言非爲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爲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薰土籠也裡土舉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埋葬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

親者必有其道而
不以薄爲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間曰命

之矣

憮音武間如字○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爲間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

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感易解也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

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

王去聲○陳代孟子弟子也小

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孟

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

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

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喪去聲。田獵也。虞人守苑。圍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

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可往見之意。

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

夫音扶。與平聲。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

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爲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爲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

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

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爲去聲舍上聲○趙簡

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爲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

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比必二反○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揚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卹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

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

也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

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

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於馬

度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爲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爲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

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

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

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

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

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爲大丈夫
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周霄

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

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

弔

傳直戀反質與贊同下同○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
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

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
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三月無君

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
太也後章放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

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

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

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

以宴亦不足弔乎

盛音成縹素刀反皿武永反○禮曰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

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歲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禕受之縹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縹以為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出疆必載質何也周霄問也曰

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

為去聲舍上聲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

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

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爲去聲妁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

子游官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妁亦媒也言爲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

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

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更平

聲乘從皆去聲傳直總反簞音丹食音嗣。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

不可也

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

以美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

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

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

而輕爲仁義者哉

美延面反。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美餘也有餘言無所買

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與人車工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

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

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

乎曰食志

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

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

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墁武安反子食之食

亦音嗣○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爲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

伐之則如之何

惡去聲○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

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

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

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

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

要其有酒食黍稷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

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爲之爲去

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尚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爲仇也爲其殺是童子而

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
爲去聲。○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

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
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
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

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有攸不爲臣東征

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
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

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食音嗣。按周書武

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時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帶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帶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

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

而殺伐之功因此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

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

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王偃走死
○尹氏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

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強國之足畏
哉苟不自治而以強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

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

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

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

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與平聲咻音休○戴不勝宋
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

咻誰也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子謂薛居州善士也

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

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

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長上聲。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

以成正君子功○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

爲臣不見

不爲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

之池抑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辟去聲內與納

同○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池抑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爲臣也已甚過甚

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

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

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

得不見

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矚音勗。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

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己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脅肩

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

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脅虛業反赧奴

簡反。○脅肩竦體，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爲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己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汙賤而可恥。○戴盈之曰：什一去闕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去上聲。○盈之亦宋大夫

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闕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

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

待來年然後已。

攘如羊反。○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

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

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

不得已也

好去聲下同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治去聲。生謂生民

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

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

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洚音降又胡貢胡工反。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

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使禹

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菑水由地中行

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

平土而居之

菹側魚反○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

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

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

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

身天下又大亂

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

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周公相武

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

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

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相去聲
奄平聲

○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廬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

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此周

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

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

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

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
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
肆則威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
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

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

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

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

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

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

食人人將相食

橫爲皆去聲莩皮表反○揚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

受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揚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揚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

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爲去聲復扶又反○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

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揚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揚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揚墨蓋揚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揚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揚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

昔者禹抑洪

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

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

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

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行好皆去聲○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

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不得已之故哉

能言距揚墨

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揚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

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

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於音烏下於陵同螬音曹咽音宴○匡章

陳仲子皆齊人廡有分辯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螬螬螬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

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

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巨擘大指也言齊

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爲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爲廉耳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

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

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夫音

扶與平聲○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廬以易

之也辟音壁 纒音盧 辟績也 纒練麻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

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

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

其兄生鵝者已頻顛曰惡用是鵝鵝者為哉他日其母

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鵝鵝之肉也出

而哇之蓋音閭 辟音避 頻與輦同 顛與蹙同 子六反 惡平聲 鵝魚一反 哇音蛙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

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 歸自於陵歸也 已仲子也 鵝鵝聲也 頻顛而言以其兄受饋為不義也 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

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

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

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廡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辟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

為廡哉

孟子卷三

孟子卷四

宋 朱子 集註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
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
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

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員之器也矩所以為方

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筒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

天下之法度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

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聞去聲。○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

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麩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

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

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闕。雖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詩云不

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

樂之爲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
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

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

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

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勝平聲○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

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
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

不窮而人之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

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
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

矣邠氏曰自章首至此論
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

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

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

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朝音潮此言

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律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

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

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辟與聞同喪去聲○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

不知學則易與為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

泄蹶居衝反泄弋制反○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

泄然不急泄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反○沓沓即泄泄事

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非詆毀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

之賊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

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

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

見前篇規矩畫所以為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人之道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

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

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

也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畫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孔子曰道

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

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

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屬虛皆惡誼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詩大雅蕩

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孟子曰三

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

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國謂諸侯之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

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言必死亡今惡死亡而樂

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此承上文之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

反其敬

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故

此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謂不得

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

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恆胡登反○恆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

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為是故也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

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

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參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爲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弘與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

處置得宜能服其
心故爾正此類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

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

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

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

也涕出而女於吳

女去聲○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今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

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今也

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

也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教皆若效大國之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如恥之

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

下矣

此因其愧耻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

乘之勢不同為差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耳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

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裸音灌夫音扶好去聲○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

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衆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

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

能執熱逝不以濯

耻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

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苗與災同樂音洛○安其危利其苗者不知其為危苗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有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有

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

可以濯我足

浪音郎○滄浪水名纓冠系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

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

類可

見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

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大音扶○所謂自取之者

太甲曰天作孽猶

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

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

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

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

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惡去聲○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民之

所惡則勿施於民量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

民之歸仁也猶水

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走音奏○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故為淵馵魚者獺也為叢馵爵者鷓也為湯武馵民者

桀與紂也

為去聲。馭與驅同。獼音圍。爵與雀同。鷓諸延。反。○淵深水也。獼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鷓食

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

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

諸侯皆為之敵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好為王。並去聲。

今之欲

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

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王去聲。○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

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辨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

得。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

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

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謂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

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人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人之安宅

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舍上聲○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

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

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爾通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親長在人為甚爾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孟子曰居下位而不

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

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

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

矣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之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

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

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是故誠者天

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大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

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

未有能動者也至極也揚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

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

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

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

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辟去聲○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二老者天

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

之其子焉往

馬於虔反○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

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其意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

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

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

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

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

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

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

容於死

為去聲○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忌之况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

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

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辟與闢同○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

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

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

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眸音牟瞭音了眊音

耄○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胷中正則神精而

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焉於廋反廋音搜○廋匿

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

○孟子

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

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惡平聲○惟恐不順言恐

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

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

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與平聲援音爰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

來以取中者也權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

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

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

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己守

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已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

也教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

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

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

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父子

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

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

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

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

不足以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身守之

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曾子養曾皙必

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

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

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

養去聲復

扶又反○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

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事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

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

○孟子

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

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

定矣

適音謫閒去聲○趙氏曰適過也閒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

閒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適行政之失不足非閒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

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智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孟子曰有不虞之

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

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遽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孟

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去聲○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

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而言之與○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好去聲○王勉曰學問有

餘人資於已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樂正子

從於子教之齊

子教王驪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

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

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長上聲○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驪孟子所

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

以此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

是乎世有強辯飾非間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

從於子教來徒舖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

也

舖博孤反啜昌悅反○徒但也舖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

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舜不告而娶為

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為無之為去聲○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

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

常推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推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推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替腹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

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

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智之實

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

之蹈之手之舞之

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

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

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過者所謂
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
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
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孟

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

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

子言舜視天下之歸已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

也也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
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舜盡事親之道
難也為人蓋泛言之為子則愈密矣

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

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

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問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
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

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吠夷畢郢近壘錫今有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

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

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

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

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漆洧

乘去聲漆音臻洧榮美反○子產鄭

大夫公孫僑也漆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孟子曰惠而

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杠

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杠音江○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

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注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

焉得人人而濟之

辟與闕同焉於度反○辟辟除也如周禮闕人為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

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故為政

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

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

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

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孔氏

曰宣王之過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蕃養之恩馬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王曰禮為舊君有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聲下為之同○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

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

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

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

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今也為臣諫

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

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樂盈也○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

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揚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

子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

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孟子

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

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

為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為是哉

○孟子曰中也

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

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樂音洛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熏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

為是以可以有所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邪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

患何

此亦有為而言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已猶太也揚氏曰言聖人

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

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行去聲○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

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

也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

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孟子曰養生者

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去聲○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

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

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

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七到反○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

其進為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

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已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

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闕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孟子曰以善服

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

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王去聲○服人者欲以服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

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

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

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關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

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去吏反○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

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舍放皆上聲○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

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

漸進以至於極也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

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澮古外反涸下各反聞去聲○

集賢也澮田閒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
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
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
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
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夫子嘗以聞達告
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
其可以不務本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

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

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
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
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
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
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事也

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皆去聲。○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

位不問其類也。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而譜為如古字通用。○民已安

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

至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

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

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孟

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

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春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

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一也

乘去聲檇音逃杞音兀○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與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檇杞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

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事五霸迭興而桓文為

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叙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孟子曰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

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揚氏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

免殺同姓也

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寢微故五世而斬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

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

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子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孟

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

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

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慮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逢蒙學射於羿

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

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

罪

逢薄江反惡平聲○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為家眾所殺愈猶勝也薄言

其罪差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

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

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

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

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

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

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

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

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

金發乘矢而後反

他徒河反矣夫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之語助也僕御也尹

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己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鐵也扣輪出鐵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侍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孟子

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汙穢之

物也掩鼻惡其臭也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齊側皆反○惡

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

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

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

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所惡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

則智亦大矣

惡為並去聲○天下之理本昏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

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

天之高也

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

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况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

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

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驪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

皆與驪言孟子獨不與驪言是簡驪也

簡略也

孟子聞之

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

禮子教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朝音潮○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

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注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敵失此禮故不與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

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仁者

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

恒敬之

恒胡登反○此仁禮之驗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

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橫去聲下

同○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

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由與猶同下放此
○忠者盡己之謂

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
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

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

又何難焉

難去聲○奚擇何異也又
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

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
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
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
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

患矣

夫音扶。○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禹稷當平世三過

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

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音食

副樂音洛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

禹

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

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由與猶同。○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也

禹

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

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

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服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搜

鄉鄰

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

○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

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

敬之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

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

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

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章子有一於是乎

好養從皆去聲狠胡懇反戮羞辱也狠忿戾也

夫章子子

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夫音扶○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

責善

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

則害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宜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

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

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夫章之夫音扶為去聲屏必井反養去聲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

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與去聲。○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

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

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
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

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

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

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事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儲子

曰王使人矚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

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矚古覓反○儲子齊人也矚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

來驕其妻妾

施音迤又音異播音燔施如字○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

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播塚也願望也訕怨苦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

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

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

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

何以異哉

孟子卷四